



5

| |
|-----|
| ヤ 9 |
| 955 |
| 5 |



難經鐵鑑卷之八



大坂 廣岡蘇仙 富原 著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陽合土陰
水陰俞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
陽皆不同其意何也

井者水井涌而出象春木也榮者水榮滿而浮象
夏火也俞者水轉輸於四方象土氣也經者水經
流而去象秋金也合者水合渎而入象冬水也蓋
陰陽之五俞有五行之異者寓夫婦配偶之意也
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
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為木故言陰井

木也庚為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陰經陽經之井榮有水火金木之異者則有剛柔之事凡物有陰陽而後成事功猶人之有夫婦而後家事齊也庚乙者天之神無形者也無形之神尚有剛柔之別何況於有形乎以其庚乙無形而難見故本文自釋曰乙為木庚為金此喻以有形之金木者也當知夫婦之道陰陽配合之妙無物不有矣假令肝病其欲開通者從己之木氣而取其井若欲降收者從夫之金氣而取膽井與用藥治肝之法以辛散之以酸收之相同餘藏倣此問曰陰井配木之陽陽井配金之陰陰陽相反者

何答曰是以正助而互匿其宅之謂也五藏者尊故其井為木者春之正也六府者卑故其井為金者春之助也其有春溫春寒者正助相因成春氣也其榮為火者夏之正也其榮為水者夏之助也乃暑火之中有梅雨者正助相因成復氣也其俞為土者長夏之正也長夏者長老之夏也夏氣既老成者也矣其俞為木者長夏之助也土無專氣旺于四季而成熟四時之氣者也故暑亦至長夏而熱極極熱之中微風扇者正助相因成土旺之氣也其經為金者秋之正也其經為火者秋之助也故涼之與熱相因成秋氣也其合為水者冬之

正也。其合為土者，冬之助也。其有裂層之嚴，有曝背之和者，正助相因成冬氣也。蓋謂陰命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橫也。陽命以金水木火土為次者，豎也。豎立者，金位於上而屬天，土位於下而屬地。其中間有水木火之列在是也。橫環者，木位於始而屬春，水位於終而屬冬，其中間有夏秋，而四時推移者是也。蓋春夏秋冬對於東西南北之方位，則亦為豎。所謂陰陽數之可十可百是也。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為井，所入為合。其法奈何？前以甲木明配合之變。此假春東說出入之常。然所出為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

為井也。所入為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為合也。

春冬者，天時無形之陰陽，而縱行。東北者，地位有形之陰陽，而橫列。春生則一陽分而出乎萬類，冬藏則萬類混而歸于一陽。蓋冬至一陽來復者，非別有一物而生，乃是萬物歸一陽也。春曰萬物冬曰陽氣，下得極好，能發揮陰陽開闔之義。夫欲生發，則取諸井。欲閉收，則取諸合。是治法之綱紀也。又有子母迎隨等法者，治法之條目也。問曰：井合出入等義，詳於六十八難。此篇止舉井合者，非贅耶？答曰：此以約而教之法也。夫治法之

要不出乎陰陽。陰陽即補瀉也。蓋汗之溫之吐之
下之及消導滲利。按躄蒸浴燒針灸炳之類。都是
春氣疏泄之陽法也。補之清之澀之蒸之及安逸
寡默閉口目絕念慮之類。皆是冬氣閉密之陰法
也。瀉有萬緒。故以萬物言。補歸一法。故以一氣言。
陽氣內入則為補。陽氣外出則為瀉。腎恪於陽氣
者。培其本。肝贍于陽氣者。育其類也。所謂肝有瀉
而無補。腎有補而無瀉。亦此意也。抑又隨春氣則
為肝之補。此以疎泄為補。順冬氣則為腎之補。此
以閉密為補。故補固無疎密之別矣。凡從時氣則
補也。逆時氣則瀉也。補瀉莫常。逆亦為補。順亦為

瀉。在其善用耳。浮圖亦言。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
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治人。宜哉。且以尺蠖之屈欲
伸。欲喻之者。必固張之。冬寒嚴則春發。激而穀善
登。故以雪為豐之兆。腎固密則生發之氣盛而不
衰。謂握固不泄則長生是也。獨揭井合者。真有以
哉。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于太
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于
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
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東骨。
大腸之原出于合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

以俞為原者何也

六十二難略論六府有原。此篇詳說五藏以俞為原。蓋原居五俞之中。而為五俞之主。故原非惟握乎五俞之氣。以其在於手足之腕上。合經之所。故血氣湊聚。而尤有精力焉。手搏足踢。凡以力爭者。皆由于腕勢。信為原氣之所寄也。可知矣。此原穴之序。初列五藏。次列六府。其心一而有二經。故別出乎少陰。蓋心以心主為正。故以厥陰經之太陵為之原。五藏原皆以太名之者。亦尊稱也。此問尊乎十二經之俞。而皆名為原者。何謂哉。然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

問以十二經。答以五藏。標本互文耳。原氣雖行於諸俞。以其正俞為行宮。故諸氣暫留。猶守衛士之圍繞也。

問曰。一周流之氣。有源委者何。答曰。形氣一體。故形有上下強弱。氣亦有崇卑剛怯。須知有形者。無形之外候也。庶物亦然。故形之強處。氣亦盛。形之弱處。氣亦弱。形之原。即氣之原。形之末。即氣之委。蓋臍蒂在於人身之正中。故為原氣之正寢。四支在於人身之遠塞。故為原氣之行在也。

三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也
再問何故三焦所出而名原

然齊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原。

以生死大改而配陰陽。則生陽死陰也。人之生也。繫于一動之陽。其死也。歸於動絕之陰。人之生者。天之所命令。故曰生命。凡有生之始。稟此一陽於父母。此一陽遞傳于子孫。孫相續猶如燈火相傳矣。蓋生命氣也。十二經體也。此一陽為氣體之原。主人身之樞機。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

一身本來一氣之凝成也。此一氣之主宰名曰原。

隨于原動而報使於上中下之三處者。名為三焦。焦者焦灼也。一點之火精。寓于腎間者。原也。其焰勢薰蒸于百骸。運化乎水穀者。三焦也。其光耀炳照於五志。知覺及諸毫毛不遺者。心主也。此雖通三氣。歷藏府。而於其腎中之火也。莫一毫之勤勞矣。是火之神速不容力。而妙用無窮者也。浮圖以火為人之神通力。宜哉。蓋以火之德甚多。孫子揭火攻於終篇。兵家將火鑿戰者。難歷舉也。今世火炮為銃。盛行而天下安於泰山。易曰。孤矢之利。威於天下。豈如火勢使人震驚乎。是人事之外火也。浮圖曰。入于火生三昧。現大火焰。焚燒一切魔軍。

是心念之內火外逆而焚燒也。宋姬守寡，極陰生火，闕宮燬，陳子心火烈熾，祿廟焚，亦內火也。問曰：內經曰：壯火食氣，先哲亦謂火者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今火與元氣合一者，何？答曰：水火者氣也，金木土者形也。氣行於形中而作用，氣之所至必水火生也。假令愧情面赤，汗出者，愧情氣也。面赤火也，汗出水也。是則氣者原火者，別使水者歷行之化也。諸化做此，蓋氣與火其原一也。故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設為五志五邪所犯，則三焦拂逆而不隨乎原氣之命令，却變暴火毒燎而妄行，是為元氣之賊也。猶云

漢與賊不兩立，其正者為漢，其逆者為賊。漢賊齊，是人也。故奸賊平則正人也。妄火治則別使也。非本有二物矣。其平治則原氣盛而邪火自去，故謂不兩立也。

問曰：邪犯別使而不克，犯原邪。答曰：邪犯原者亡矣。八難所謂寸口脈平而死是也。史傳載扁鵲言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以夫骨髓屬腎，而原氣之所護，故邪不克入乎此。原者即守邪之神，此神去骨髓則邪入而生氣絕矣。雖有智者，焉能為再造乎？見勞損

骨蒸之症。歷試百治而火賊不伏。至殞命。內經曰。顛骨赤如母指大者死。蓋犯原者速死。找骨髓者徐死。有緩急之別耳。

原者三焦之尊。猶也。故所止輒為原。

原氣者人身之主宰也。三焦者原氣之使臣也。原穴者使臣之驛館也。主君尊嚴。故使臣亦尊嚴。使臣挾尊嚴。故其所行之處亦尊嚴。故渾稱原。所謂人尊故處尊也。其蒙尊。猶者猶稱御溝御柳之類。是也。

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原穴者尊者之寓舍。為五俞之尊長。故藏府之病。皆以取其原為主。而五俞為之佐耳。後人因是遂推時日之陰陽。開闔而探乎原神之所在。乃究盡針法之妙義也。今拳法家亦知原神之開闔。見殺活之奇術。拳於人而闔神則其人即死。其拳殺之人。又有卒墮壓倒打死者。運拳而闔神則立活矣。拳法尚能為殺活。何況於鍼法乎。用鍼者不可不恐慎也。

問曰。六十二難曰。三焦行於諸陽。此兼諸陰言者。何。答曰。原陽如目光普照。莫所遺漏也。然向陽之地。先受日光。故言行於諸陽也。陰蔽之地。雖不受其光。受其氣同。故又言行於諸陰也。三焦實周行。

乎陰陽者也

問曰原氣之說於八難三十六難三十八難此篇層出何煩多乎答曰請假浮圖說四法思姑將氣爲理將形爲事以明之八難謂生氣之原者以一氣爲形之根本而說是則理法思一味平等也三十六難謂原氣之所繫者寓原氣於命門此匿氣於形中而說此則事法思全理成事也三十八難謂有原氣之別者將三焦爲有經無形而形氣並說是則理事無礙法思理事相融大小無礙也此篇謂所行爲原生命爲原者原原對說此則事事無礙法思一切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接一切

事古師爲鏡燈論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然鏡鏡亦然所以腎間一燈映現于三焦十二原原原交映於三百六十五骨節八萬四千毛孔莫所不照徹也又謂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者此原原映現也謂觀於己身衆生身諸佛身悉於己身中現又見己身衆生身現于佛身中至若衆生身亦復如是者此原原四支百骸交映也夫盲聾癡瘖諸根不具者猶能辨物適其用所謂遍身是手眼而六根互用自在不思議者悉皆原燈之光映也今射

法家言曰的按鼻端善貫毛髮是物來現於己身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又曰身共矢飛須穿香真。是己身行現於他物所謂此氣充塞于天地之間也。古曰怒氣閉弓息氣放箭是謂射由氣機之所發也矣。諸道皆然予說原氣之妙用也。畢于斯矣。諸君子勿囿於器量而為妄誕也。經中四篇說原。有條分勿渾見焉。師言難經每篇新意是也可深。翫耳。

問曰原氣者人身之天寶何遠假方外之言而說耶。答曰浮圖尤長於空理故無形之氣易曉由是引用浮圖亦比於醫而明其道。華嚴曰應於自身生病苦想於善知識。生醫王想於所說法。生良藥想於所修行。生除病想法。華曰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練方藥善治衆病。又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如斯之類不可勝數也。普徧通融互發明其道。何不可之有。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募穴者藏氣進募之所。俞穴者藏氣輸出之場也。此問藏陰也。募在陰者其宜也。而俞却在陽者其意何乎。夫以藏氣出于腹背而通交陰陽。蓋藏居背裏。故其俞皆出其位。肺俞在三椎。心俞在五椎。肝俞在九椎。脾俞在十一椎。腎俞在十四椎是也。

俞皆不在脊中而在脊旁者脊骨蔽於脊中故其氣旁出也蓋氣無形故雖有堅骨之蔽隔安得妨通融乎以大骨難下針故置俞於旁側實非以藏府之氣旁出為正矣

問曰募有旁出者何答曰腹者六府之所居故藏氣出于腹旁因是肺募在中府心募在巨闕肝募在期門脾募在章門腎募在京門也其肺出中府者胸骨蔽之故旁出於胸側心出巨闕者心為肺被蔽故其氣不能旁出而出于心下與期門直者心出于肝位是亦火以木為體而相麗之意脾出章門者為腸骨被蔽故其氣不得旁出而出于腸

下與京門鄰者脾親於腎位乃水土相因之象蓋土有崇卑其卑者藪澤乃水濕之潤氣每沉下是水土融和之處故生穀菜等物而能養人也其崇者山嶽此陰地之中有時立之陽故以為陰中之陽而少陽之木旺所謂牛山之木美也金石乃陰變為陽所謂柔中之剛故亦旺于峻高之處也

問曰五藏募位參差者何答曰天在上故肺募在胸上水土在下故脾募腎募在脇肋下風日旺中間故肝募在肱心募在臆前蓋火精繼明照于四方則出于中行之心口嚮胸冥息則入于脊下其地名少關下音命門次門氣原髓府胞門子戶陰

關也

問曰不舉六府之募俞者何。答曰舉藏則府反之可知也。當設六府俞皆在陽而募在陰者何也。之問。夫六府膽在肝下。胃紆曲至脊。故其俞各在肝脾之下。心主三焦在心腎之上。大小腸膀胱在下部者各居其位也。

問曰大腸俞在十六椎。小腸俞在十八椎。小腸在上而却出於大腸之下者何。答曰此與經脈表裏之義同也。大腸通肺而氣上出。小腸通心而氣下出。內經曰大腸出于巨虛上廉。小腸出于巨虛下廉是也。

問曰膽募在日月。胃募在中脘。大腸募在天樞。三焦募在石門。小腸募在關元。膀胱募在中極。夫腹六府之所居而膽與大腸去正中而旁出者何。答曰膽雖屬府在子肝葉之間。故其氣出于肝募之下也。大腸當臍。臍者神闕。禁鍼之剋。故避之而旁出也。

問曰三焦募在齊下者何。答曰三焦雖通於上下表裏其根在腎其經行於大小腸之中。故募在齊下丹田而出。大小腸募之間也。

問曰天樞為大腸募。三十一難曰中焦之治在齊旁。此義何耶。答曰天樞為大腸募者大腸當齊而

居也。謂中焦之治者從齊以上，以中焦之所主也。蓋高以卑為基，故以下際之臍而為其治也。大腸在胃之下際，猶如土生金而金在土之下際也。問曰：小腸募在關元者，何？答曰：關元在石門下，乃胞宮之下際，心包脈下通之所。小腸與心表裏，故其氣出於此也。膀胱募者在中極，中極膀胱之下際，是亦以下為基之義。

問曰：齊與腎俞，其位相等，然則亦與大腸募同位。此義何？答曰：齊與腎俞相等者，以人身平分之中際而言。人南面則腹前垂而背後隆，是則山勢堆北而水澤流南之象，故腎俞高而齊卑者自然

之形也。然則其得與齊平直者，却在十六椎。故天樞與十六椎共為大腸之募俞也。蓋放尿通于腹前，而尿出於背後者，亦堆北流南之義。

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陰病則氣聚於陰，故取其陰；陽病則氣聚于陽，故取其陽。此除邪之法也。所謂隨其陰陽而調之者，也。陰病則氣行於陽，故取之俞；陽病則氣行于陰，故取之募。此取其氣之所在，此復正之法也。故置募俞於腹背者，五藏六府之共通於陰陽也。行鍼者取陽取陰，勿誤治矣。

問曰：經文不舉募俞之名者，何？答曰：募俞并榮者

醫家之常談故當時應有古經之細記也故扁公
不贅今所存之靈樞甲乙經等書恐其殘編者歟
蓋五藏之募俞者七神之所出入也當防跌撲打
踢等患設由于外觸而神氣失通行者乃有昏倒
之歿須用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之法導之所以者
何陽塞則氣行於陰陰閉則氣行于陽此取其氣
之所在且以陰陽並通亦可也內經曰從陽引陰
從陰引陽此真妙之術也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榮俞經合皆何所主
五藏六府各有俞穴則俞穴亦有五六之數以為
治之統要

然經言所出為井所流為榮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
入為合

人身之血脈象水故其涌出如井泉其流通水之
榮達也其行去水之經歷也其入歸水之合湊也
此血脈循環無端猶水滔滔不舍晝夜也

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
熱合主逆氣而泄

心高下支滿者氣抑遏而不上達也身體發熱者
氣鬱蒸而不發泄也支體重著關節痛者氣停住
澀結而不運行也喘吼咳嗽洒寒煩熱者氣浮散
而不降收也厥逆上氣而注泄者氣溢越而不閉

藏也。五藏各有此五件之症，故亦各置五俞而主之。假令心下滿肝病也。色青刺其井，色赤刺心井，色黃刺脾井，色白刺肺井，色黑刺腎井也。又身熱者心病也。焦臭刺其榮，臊臭刺肝榮，香臭刺脾榮，腥臭刺肺榮，腐臭刺腎榮也。餘皆倣之。當與七十
四難參見

此五藏六府并榮俞經合所主病也

病在諸陽者，六府之五俞主之。病在諸陰者，五藏之五俞主之。

問曰：病症多端，僅舉五証耳。其他病奈之何？答曰：病症雖多，不過於五藏六府皮脈肌筋骨也。故此

五症總括無遺矣。怒逆癩瘡驚惕頭眩目昏脇滿引釣掌搐痿痺四肢躁煩肥氣疝瘕淋澀便閉等症皆肝病。心下滿之類也。狂妄亂言錯語喜笑心恍惚忘不寐多夢心痛煩悶汗渴吐衄伏梁遺濁口舌糜爛咽喉腫痛諸瘡痛痒等症皆心病。身熱之類也。飲食失味嘔噦噎噫吐瀉腹痛膨脹水腫黃疸消中痞氣積塊虫癖疔積肌肉蠕動四支癱瘓羸瘦困倦等証皆脾病。體重節痛之類也。肩背強痛胸膈短氣哮喘促鼻塞清涕聲重癭疹疥癬戰慄洒淅憂哭息賁喉核哽塞等証皆肺病。喘咳寒熱之類也。耳鳴聾瞶目障腫散齒搖牙宣腦痛心

懸腰脊酸痛脚氣脚弱踉蹌骨痠精泄精冷囊寒
濕痺冷瀉重墜等証皆腎病逆氣而泄之類也觸
類而長之存乎其人尚當參攷四十九難等諸篇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
經取之何謂也

虛實之補瀉者應治五邪取經者應治正病

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
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
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源深流長故母飽則善給於子補母者培其根也
毛落皮竭故子餒則責食於母而母羸瀉子者奪

其標也實者邪實虛者正虛先補正而祛邪則正
盛邪衰故易治矣倘不知正虛而驅邪則邪未除
正先羸夫奚為乎先補後瀉之金言不可須臾遺
忘也數試數驗然臨病之際得之為難矣猶輪扁
築長城討匈奴中原財殫是瀉邪也補正如養民
馮邪如動兵其不養民而動兵者國之亡無日矣
不知補之道而惟瀉之則恐有暴絕之患可警可
慎焉夫正經自病者以留於一經故靜而屬陰病
勢緩也所以在虛實之間而謂不虛不實也是正
經生病而不關於他邪故唯取正經而治之而已

其中他邪者有生克間甚等諸變。故動而屬陽。病勢暴也。所以有虛實而為子母之補瀉也。

問曰：諸病皆有虛實。其正經病獨無虛實者何？答曰：凡有病不能無虛實。唯有微甚之異耳。子母虛實大紀。譬如謂晝陽夜陰也。正經虛實小節。如言子陽丑陰也。對子晝夜則非陰陽之列。故曰不虛不實也。且正經自病一室之歿也。他邪虛實。敵國外患也。嗚呼！夫外患墻孽。他邪正病。雖有大小輕重之異。致其敗滅者一也。共豈可忽哉！

七十難曰：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此篇以春秋配于淺深而豎說。七十四難以春秋

配於五俞而橫說。猶如脈法有豎橫。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天地萬物。凡遮目者皆器也。為陰。往來於器中者。渾氣也。為陽。陽氣升則為春夏。人氣亦隨升。而體潤。津溢。陽氣降則為秋冬。人氣亦隨降。而身枯。臟涸。蓋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不違於天之氣。宜者是從治之法也。且以月郭之盈虧。海潮之增減。晝夜晨昏。皆有氣之外降。可詳焉。

問曰：春夏刺淺。則病皆在淺耶？答曰：人氣上則病氣亦浮。是氣者器之主也。取其氣之所在。則器皆

隨其指揮所以不論病之淺深取氣之所在而治之者是也。譬氣平則病腦去而身和。由政正則凶賊亡而州國安也。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

上篇述升降浮沉。順於天時。此段說寒熱溫涼反乎天時。春夏致陰。秋冬致陽。與夏日飲水。冬日飲湯。同乃扶陰陽之微者。制其亢者而得其平也。

然春夏濕。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

溫暑之時。必取陰氣而助陰。寒涼之時。必取陽氣

而扶陽。猶藥劑。陽時用涼劑。陰時用溫劑也。夫取陰之法。深針引陰氣而提之。淺取陽之法。淺針得陽氣而納之。深。此以四時述溫涼之義。其於常養之道亦然。熱時食茄子而養陰。寒時嚼菜根而養陽。二物。民之充菜也。夏瓜之冷。冬爐之暖。亦適其時也。不獨四時。凡溫熱之病。取陰而涼之。寒冷之症。取陽而暖之。是正治之法也。

問曰。春夏取心肺之部。秋冬取腎肝之部。其夏取心部。冬取腎部。寔是也。春取肺部。秋取肝部者。何。答曰。心肺腎肝。乃謂浮沉之兩部也。春秋陰陽之半。故春位早而其氣高矣。秋位高而其氣早矣。互

為其用也。上節曰：春夏刺淺，秋冬刺深。下節曰：春
淺深而取陰，秋冬淺而取陽，是淺深互用為常變
之法也。

問曰：春夏溫者陽也，秋冬寒者陰也。四難曰：心肺
俱浮，浮者陽也；腎肝俱沈，沈者陰也。於春秋肝肺
而陰陽齟齬者，何？答曰：是陰陽標本之異也。秋與
肺為陽者，以標而言；春與肝為陽者，以本而言。蓋
春秋間于夏冬，該乎陰陽也。

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結文合問。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

上篇以五部而說四時之針法，此篇約榮衛而言。
陰陽之刺法，衛病氣不運行而有惡寒麻痺等証，
榮病血不順流而有發熱疼痛等候。

然針陽者卧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
榮俞之處，氣散乃內針。

刺衛之陽者，橫卧針而納，不至深，故不傷榮也。刺
榮之陰者，攝按散衛氣而刺之，故直至榮而不傷
衛也。

問曰：攝按散氣，却是非傷衛氣耶？答曰：針得氣而
能為補瀉也。惟攝按則氣散，無氣之所者，空路也。
猶假途滅虢於途，何害之有？再問曰：設循按則榮

衛不共散氣否。答曰：榮喻湯水，衛如蒸霧。蒸霧易散，湯水難散。厥按曷能為散榮血乎。三問曰：設榮血不散，則深針而刺筋骨者，當傷榮如之何。答曰：凡五俞之所在，皆經脈也。榮衛者，即氣血也。氣浮而主表，血沉而主裏。故衛氣散則裏之部也。榮與筋骨裏之淺深也。雖刺筋骨，豈能傷榮乎。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合問結文：警誅無過也。夫百病以榮衛氣血為其體，是動所生之所由也。後世有深達此旨者，用藥劑以氣血之方為主，隨病態而加減，善應無窮之變也。可謂守約矣。氣病誤治血，血病誤治氣，則實

實虛虛之禍，立至不可不慎也。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

知迎隨之氣者，猶言知虛實之氣也。迎者逆其實而瀉之，隨者順其虛而補之。令其氣平調而莫偏。彼之患者，調之也。蓋陰陽和則氣亦和，其氣在陰陽之中，猶水隨方圓，洋穢之器也。

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

榮衛以流動言，經脈以隧路言，其實一也。設風傷衛，則惡風自汗；面光身重，寒傷榮，則惡寒無汗。面

喉身痛是知榮衛之流行有通塞也。太陽經病。頭
疼脊強發熱。陽明經病。口苦。大陰經病。咽乾身目
病。耳聾。腸痛寒熱。嘔逆。吐沫。此知經脈之往來有難易也。此舉傷寒之症
一端為例。餘病可推而知矣。

問曰。隨其逆順而取之。順者常也。何為取之乎。答
曰。此逆順者非常變之謂也。言病有逆順。乃虛實
之意。譬如勇悍者有與已不合則必拂逆而爭。是
正強則與邪逆也。故治法迎而寫之。又怯弱者雖
有犯已者。順而不能爭。若有隨已而輔者。逐邪而

歸其本是補正則邪自祛也。故治法隨而補之。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
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知內外表裏者。內有飲食勞倦情志等病。外有風
寒暑濕瘴毒等病。表有頭痛洒淅發熱麻痺等証。
裏有嘔吐腹滿瀉利癰閉等症。此內外表裏各有
冷熱虛實之異。是則陰陽也。虛冷者補之。溫之。實
熱者瀉之。清之。而其陰陽之偏者。平治則氣自調
和也。抑調陰陽者。不惟治法也。設喜甚陽動則真
氣耗散。而有健忘暴絕之歿。憂甚陰凝則真氣結
滯。而有癥積急閉之患。衣服過煖。乃心火盛而瘡

瘍生衣服過寒乃肺金傷而咳嗽發多食辛甘乃氣熱而逆上多食酸苦乃氣冷而瀉下大虛陰勝而氣冷故有中滿瀉利痿弱等病高堂陽勝而氣燥故有消渴瘦削等病洪荒渺茫之地氣常散而有眩暈夭折等孽蔽隘窅窄之地氣常閉而有痛腫結核等候粗舉陰陽之偏也如斯而已其他出納驕吝或思義相奪或好仁好直而有其蔽之類皆失調和者也天地之變人事之化無往而不有此義可擴知矣今見貧者素放肆故雖居蠲廬精氣不壅能動作故雖縱飲食積聚不生無耽藝術故神志不勞自有適調養之道也唯貪婪淫奔者

不免乎短折耳

問曰近世喫茶吸烟卍其於調陰陽之道如之何
答曰煮茶用水屬陰有清利氣血之功其發烟庸火屬陽有運達氣血之用且茶茗氣味清香名金芽烟卍氣味輕薰名金絲俱得黃中之正色而備雲外之氣味所謂腋下清風喫茶而生又面前奇雲吸烟而出善散身內之濁鬱雖多服不知飽焉莫獻酬之勞沈湎之過不妨業不及亂用之靡四時晝夜閑冗靜躁之避忌無男女老少賢愚尊卑之差別行路嗜之不為辱卧睡翫之不為放信以足為日用之佳致賓客之速具矣二物調陰陽和

氣之良品也。雖然俱有輕利之功，而無補養之德。與真氣精血虛耗之人，當斷焉。又問：「上世茶茗不出，何以調氣？」答曰：「堯季之世，人欲日厚，名利熱腸，故賴苦茗輕寒清之。貪求塞心，故假辣烟輕溫散之。以夫上世縱有二物，出猶如無病而服藥，必有大害矣。故應不採用也。今方慣杞人憂天，乃為之具，而攘汙滯，猶水設水具，旱備旱具矣。且今奉諭寡欲之人，勿恥此二物而傷生也。」

難經鐵鑑卷之八終

難經鐵鑑卷之九

大坂 廣岡蘇仙 富原 著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

諸井者，五俞之始，在指之稍，故其血肉未充，其氣機未盛，不任以為原氣之使令也。蓋三焦為原氣之別使，行于遍體，而達其用，謂之使也。井者血氣不足之所，故雖刺恐不及事。猶人之幼穉，則血氣未定，智計未長，而難耐其用也。

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寫之。

諸井雖氣少其治以有子母迎隨之法故亦能為
補瀉之用也實則瀉其子之榮虛則補其母之合
本文舉子則母亦當准此而知矣

問曰五俞皆有子母迎隨之法設有治之取合者
必補其母之經金寫其子之井木其井不足使如
之何答曰諸井雖氣少豈可無補瀉之功哉此篇
揭示諸井氣少之一例耳非謂不可取之他篇皆
言五俞并取也何帝不取井可乎哉今拳家有按
指稍之術僅按他之指稍其人痛不可忍又有將
指頭劫殺之術其言曰指頭吾家之鋒刃也以其
肌肉淺薄可忽之哉蓋舉指指物搖指可否又浮

圖有豎二指而醒悟者其不言而指揮者與掉頭
點頭目送偷眼之類同皆是陽屬之神用也
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為寫寫者不可以為補此之謂
也

欲取井而補者以補其合而不可寫其榮倘寫榮
則雖補合無益於補矣欲取井而寫者寫其榮不
可補其合補合則雖寫榮無益於寫矣補瀉不可
混淆也經言補寫乃同此子母補寫之義故引證
結之

問曰何以知經言補寫之為子母耶答曰取井為
補寫者或補或寫何有補者不可寫寫者不可補

之言乎。謂補者勿寫，寫者勿補，則由于子母之別也明矣。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何謂也？

五時取五俞者，同氣相配使然。

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此釋答其問者也。夫春王則人身亦肝王，王者時之主，故春雖有五藏之病症，肝爲之主，故所以春時取井爲主也。餘皆倣此。後人推行此義，曰甲乙者，日之春也；乃至壬癸者，日之冬也；寅卯者，時之

春也。乃至亥子者，時之冬也。予謂雖一毫一芒之細，無不有四時之義。假令蚊蚋之微，左脇春，頭面夏，右脇秋，腰脚冬也。如一芥子，有左右上下，則不能無四時之意。此有物有則也。

問曰：春有肺病者，雖肝爲之主，何爲治肝乎？答曰：下文曰：五藏一病，有五。是故春有肺病，取肺井也。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

再問：五藏之刺法，當據五藏之病候，何繫于四時而說歟？

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

五藏之中，二藏病則有色、臭味、聲、液之五也。其色

之於春。臭之於夏。味之於季。夏聲之於秋。液之於冬。是繫之四時者也。五藏互具。五者猶五行互具。五也。假令色屬木。而木有五色。火亦有五色。土亦有五色。金亦有五色。水亦有五色。互具之變化。不可窮焉。蓋人爲倮蟲之長。倮蟲屬土。人皆屬土。而黃色者也。歟。庶物悉有互具之義存焉。互具者於陰陽之上。互生陰陽。是則易之道也。夫聖賢者人之陽。而共有窮。有矢。有過。有致。者是具陰也。庸愚者人之陰。而共有富。有壽。有功。有譽。者是具陽也。浮圖謂佛身出血者。佛身亦具衆生身也。謂衆生悉有佛性者。衆生亦具佛身也。醫亦如斯而已。良

工有毀。粗工有譽。真中有誤。誤中有真。皆是互具之道也。雖然。聖賢之過。非過。真中之誤。非誤。猶晝之有陰。兀愚之譽。非譽。誤中之真。非真。如夜之有陽。呼嗚。莫見千里之一蹟。而笑驥足。微十全之一矢。而非良工也。矣。

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

此舉肝一例。古人於此篇多存疑者。茲并師闡明曰。肝風色青者。刺其井。肝熱臊臭者。刺其榮。肝勞食喜酸者。刺其俞。肝寒喜呼者。刺其經。肝濕喜泣者。刺其合。是則肝一病繫于四時者也。予按色青

者肝脈急也。躁真者肝脈大也。喜酸者肝脈緩也。喜呼者肝脈濡也。喜泣者肝脈沈也。是肝一脈繫于四時者也。又色青者春刺肝，井夏刺肝，榮或色赤者春刺心，井夏刺心，榮之類，可廣推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

病變衆多，肝一病尚不可以言而盡也。何況於五藏之病乎？於是聖智者繫于四時之陰陽而統之，則千般病情不能遁焉。兵家曰：治衆如治寡者，分數是也。四時有數者，則分數也。政令兵制，千支音律，星曆卜筮等法，皆悉在分數之中。所謂鬼神不

能遁其數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問曰：萬物皆繫于數，則理亦可繫於數耶？答曰：理數一體，理有條分者，即數也。道理必生分數。老曰：道生一是也。數有道理者，理也。數能生道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其言一理者，數歸于理也。言萬法者，理分於數也。假令一言者，一數也。言理也。聞聲者，聞理也。發聲數也。天有四時者，天理也。四時數也。百世可知者，百數也。知理也。萬緒皆然。有數則有理，有理則有數。理外無數，數外無理。仰以觀於天文，文即日月星辰，而不能無數也。俯以

察於地理。理即山川草木而不能無數也。所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爲變化而行鬼神也。浮圖雖以世毀爲妄。不能遁於數焉。謂一念一空之類是也。雖謂直指人心見性得佛。指也見也。人也佛也。心也性也。却生許多分數。所謂凡尔有心。即具三千也。

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要者機括也。妙者不測也。能得四時之機括而應千物則有不測之妙用焉。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扁倉之術不遵四時之法不能播奇功也。秋毫者鳥獸之毛。以夏華至秋而毳其毛極。

細故以喻要妙之幽微也。蓋萬藝諸伎極其精微者在析毫釐之間耳。假令診得咳嗽而爲肺病。固庸人亦所知也。至察其病因在何經。何藏。其幾微之際。髣髴如視秋毫。而不可輕易窺得矣。刀法家曰。其節短間不容髮。此謂勝敗在毫髮之間也。醫工殺活亦然。嗚呼。誦書萬卷而不析知精密之理。雖多亦奚以爲乎。此經八十一篇亦爲空文耳。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

前篇繫于天之四時。此篇由地之四方。天地之兩篇。細盡乎微妙之道。四時縱行爲順生之道。四方

橫迴爲逆克之位。逆克者，謂位階嚴列有所爭，而不可以襲犯也。四方克者，姑對乎四時而言。四方固有順生之義，見乎下。

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

四方無形，五行有形，有形者以易曉，故由五行而論更平之道也。金木水火土者，相克之次序而豎立，故金天位乎上，土地位乎下，中間有水，水火而生於地，其氣升于天，易所謂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木火土金水者，相生之次序而

橫行，故木始東而主春，火以南而主夏，土以中而主季夏，金以西而主秋，水以北而主冬，終而復始。易所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坎，是也。夫五行相生，木生火者，鑽木生火，火無體，以木爲體，無木則火滅，是木能生火也。雖有擊石曼金之火，飛火雷火澤焰火井之類，此皆寓物之火，姑見而已。非生育，易曰以木巽火，亨，飪以養，是育之也。爲火生土者，萬物得火則皆燬，化灰燼，灰燼即成土堆也。土得火則乾而堅，傳曰五穀不登，禽獸偪人，使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亦輔相地之宜也。土生金者，土氣凝固，則變成金石，諸物埋于土中則

朽惟金石入土而不壞也。夫豐城之劍久晦於地中而遂見是也。予素生於河東寺川村。地接經寺山。此山中有一民。夜間遠聽鐘聲。其聲年久近而在宅邊。認得掘出古鐘矣。此亦埋沒之金器。由土氣而漸升者也。共是為土生金之徵矣。金生水者。水素藏于土中。水氣踈泄則其土堅凝而遂成金石。譬造酒榨稻米則其精汁踈泄而成糟粕。稻米如土。糟粕如金。酒如水。糟不成則酒不生。金不成則水不生也。故沙石之間必水生。又濁水以沙石澆則清潔。蓄水非堅器不能焉。此皆金生水故也。水生木者。草木之生。素繫于雨露之澤。草木之體

皆有津液。夜間艸木自上露且乾瘠之地。莫水氣而艸木不生。艸木之剪伐者。灌水則延日而不枯。易曰。剗木為舟。剗木為楫。以濟不通。是木資水而浮也。木克土者。艸木之生也。大地破裂。艸木之蕃也。地形隱沒。易曰。斲木為耜。稊木為耒。是亦以木而發土也。土克水者。撮土入水則濁而不為用。又土堆於四海之中。制水而州國開。易曰。穴居而野處。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是亦有以土防水之義也。水克火者。火得水而滅。傳曰。大旱望雨。是亦因水制火也。火克金者。金之堅得火而燉。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是也。金克木者。伐木必用金鐵者。

人力也。金石沙礫之地。艸木不生者自然也。傳曰。斧斤以時入山林。俱是金制木也。曰實者。使五行偏勝。曰平者。使五行調和也。設艸木漫生。則土氣幾歇。莫人物安處之地。故以金玉沙石平之。火災焦燼。則金石臺城發熄。無貯蓄護衛之所。故雨露水澤平之。土泥塵霾紛雜。則水泉濁壅。而無潤養之所。故以艸木苔藻平之。珍噐城屋盈滿。則無樹木穀菜生育之地。倘噐物長保。則生造之道幾竭。故以炬火平之。城屋乃人之甲。而象金。以火平之。則生生不息。是敵則新之意。水潦雷晦甚。則無乾燥之所。陸地皆成魚鼈之有。故土山堤防平之。此

五行之相平也。天之四時。人之五藏。相平亦復如是。

問曰。五行之義。以生克而無餘蘊耶。答曰。五行之蘊。以生克而統之。其變不可勝數也。又有以水火木金土為序次者。自微而至著。自生而到成。是以水土而為萬物之範圍。乃洪範之大義。河洛之所起也。復有土金水木火之序。是以五行屬地。而以陰土為主。有火濕燥寒風之列。是以六氣屬天。而以陽火為主。乃運氣之立法也。復以金為首者。納音之法也。以是推之。乃知以色為主者。當將木而為首。以味為主者。亦當以土而為首也。復有浮圖

以地水火風空之序者是以地為主自地次水火風而上至于空際自地次水火風而下至于空際則地輪統四大而在於空輪之中皆是五行之變不可窮也

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馮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馮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水也

東方實西方虛者肝實肺虛之病也馮南方補北方者寫心補腎而治肝肺之病也夏火盛則艸木盛美是子火能令母木實也水勝則火衰故冬水

盛則艸木凋零是母水能令子木虛也因是馮火補水則金不平木而木自平也其五行相平者常法也以子母相平者變法也蓋偏虛偏實之病不可以常法而平之故用變法而平之

問曰五藏各用此治法耶答曰本文言五行相平乃知五藏皆由此治例也設南方實北方虛寫中央補東方各藏做此

問曰治之取何命乎答曰東方實者馮肝榮西方虛者補肺合是則七十九難迎隨之意蓋肺虛補腎者母虛而補子又肝實補腎者子實而補母乃治之變例也

問曰火者木之子子能令母實耶答曰生子而母虛耗者理之當然也人之生子子壯則父母老雖老其父之道以子而盛為春之生夏旺則春氣去雖去春溫之氣以夏熱為蓋母子一體子壯者即母體之壯也夏熱者即春溫之熱也故火之燬木也木氣盛而變於火非滅木矣山林自火者木生火氣易曰風自火出是火生木氣所以其體一也夫火後灰炭成塊者火氣盛而變於土也金石多而土耗者土盛而變於金也水泉長而石穿沙流者金盛而變於水也艸木茂而水涸澤竭者水盛而變於木也

故母子之克似克非克克却盛體也猶殺身為仁仁之殺似殺而非殺還全身也與桎梏死者懸隔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諸病皆因虛而得故不知治虛者固不覺病情也其餘事不足觀爾何勞問乎夫肺虛補腎者元是金被火刑故以水則火得水而熄金得水而堅信一舉兩得之妙術也若水受土壅以木則水得木而升土得水而瘠若木受金摧以火則木得火而榮金得火而缺若土被木蔽以金則土得金而堆木得金而敗若火被水侵以土則火得土而休水得土而止皆兩得之義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

補者補衣之義。補護正氣。瀉者瀉水之意。瀉去邪氣。補瀉之道無他。取住其氣則氣充。是補也。置去其氣則氣減。是瀉也。取者着力納取也。置者任他捨置也。凡人氣充則健。氣減則疲。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故治亦在氣之取置耳。刺法見七十一難。

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衛者身之衛護。防禦外觸者也。其氣常充。皮膚層層者。表牆而百骸之囊。故閉表納氣則氣囊滿。是從衛取氣也。榮者人身之生榮潤養內分者也。是

囊中所盛之血液也。開囊散氣則氣囊減而為瀉。是從榮置氣也。氣入則實。氣出則虛。所謂入者為實。出者為虛也。今有妄醫。以長針貫腹背而為奇術者。其害甚矣。不知補瀉之要在榮衛。而然不學之罪。不免乎天誅者也。

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陽氣在表。在上。心肺所主也。陰氣在裏。在下。腎肝所主也。陰陽失平而頽破。則隨其有餘不足。補之瀉之。俱以補為先也。蓋以補法閉氣。則氣囊充而熱。所謂燒山火也。以瀉法散氣。則氣囊消而冷。所

謂透天涼也是針芒雖微細善得氣機之神則於
人身爲寒暑之候焉上盛下虛半虛半實者溫涼
兼行所謂龍虎交戰也此等針芒亦致乎造化之
妙用也夫吸則氣閉呼則氣散內經所謂呼吸之
諸針此經約之榮衛也抑又道家吸新而補吐故
而瀉是不由乎針而通行陰陽者也
榮衛通行此其要也

陰陽平而表裏和則榮衛得通行是以榮衛爲針
之要也上以刺榮衛而爲治法之要此反以補瀉
而爲調榮衛之要轉換結文蓋以上兩篇四時五
行是刺法之博也此篇榮衛陰陽是刺法之約也

問曰有刺榮衛之法而無刺筋骨之法者何答曰
衛氣象天榮血象日其爲寒暑爲生殺者皆天日
之力也故刺榮衛則爲補瀉溫涼而治法之能事
畢何別有刺骨肉之法乎惟有刺榮淺深之別淺
爲血肉深爲筋骨是刺法之縱也榮俞爲血肉并
合爲筋骨是俞穴相竝刺法之橫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
也

前篇說因榮衛之治法而有陰陽補瀉之前後此
篇論由上中之擊工而有五藏之病傳
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

先實其脾胃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
一藏病劇或久則必變及于他藏一藏虛則他藏
乘之其勢使然也猶一國之亂及于他邦一國空
則他邦襲之夫治未病者即防未然也假令肝病
望其色青者後應至于黃色聞其聲呼應至于緩
喜其味酸應至于喜甜診其脈弦應至于遲是則
四診知未來之法也可預防之諸診候皆做此抑
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之類知將然之勢而預為之
備也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聞子規而邵子歎之類
知未萌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後者動之微君子知
微知彰萬夫之望是也

中工治已病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
曰治已病也

治已病者見其病症而不知其病勢也病症形也
病勢氣也中工執形狀而不通於氣機有一偏之
見而無融活之識故但一心治其病所以無遠慮
則必有近憂所謂中工所害是也兵家曰勝兵先
勝而後求戰是治未病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
治已病也惟夫下工猶未及中工則見肝病治之
不切也况治未病乎今見草醫不及下工以肝病
誤為肺病或為心病而舛謬錯亂者不寡也豈可
不悞哉

七十八難曰針有補瀉何謂也

治法之補瀉詳前諸篇此論針法之補瀉

問曰治法針法有異耶荅曰治法者總稱也故沈

曰補瀉針法者手段也故獨曰針有補瀉

然補瀉之法未必呼吸出內針也

針法以候呼吸而為主者因氣之標是諸家之所
重也此經但以得榮衛之氣而為主者由氣之本
與其取於標孰若其取於本又尚腎間原氣之意
知為針者信其左不知為針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先
以左手厭按所針榮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
氣之來如動脈之狀

信者專任也善針者專任左手而致氣不善針者
專任右手而執針善針者不以持針為主能以致
氣為主故任左手針器也有形為陰故任右手之
陰氣機也無形為陽故任左手之陽針者外物在
陽分氣者內動在陰分存陰陽互藏之義先以左
手厭按者欲致氣而達於榮衛也彈者以指而努
發是淺動衛氣也爪者以爪而下指是深動榮氣
也榮衛依手指彈爪刺而血氣沸騰如脈動之狀
此手下得氣也蓋十二經皆有動脈者天生也彈
爪致動脈者人為也是亦奪造化之功而然傳所
謂割皮解肌探荒爪幕瀉浣腸胃漱滌五藏者亦

針巧精妙之所至也。不可異矣。予曾遭拳家者流
之人。傳耐於紆臂之術。試使力者紆予臂而力者
不能拗焉。生稟羸弱而猶如此者。其術之使然也。
人以爲奇。是無他。因知掌中虛實之理耳。易曰。彰
道神德行。是之謂也。

順針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
謂瀉。

順者順直也。直針而下。非徃篇所謂卧針者也。得
氣者針下之氣也。原氣固密則能喫針而乃覺針
下有力。知灸之銜釣。是爲得氣。得氣推納針於裏
則氣充而爲補。得氣動針而伸出氣於表。則氣減

而爲瀉也。

問曰。今有針家止癢。凡針者何。答曰。經雖無導引
按蹻之法。其言厭按者。乃導按之意。厭者壓動氣
血也。內經曰。中央者地平以濕。其病多痿厥寒熱。
其治宜導引按蹻。然則導按者。中州陰陽雜和之
治方也。故針家遭虛弱人。或婦兒。或困疲之病。則
不須針。但凡刺而止。是亦導按之微者。而同移精
變氣之小術。亦何做得乎。徒爲姑息。止啼耳。
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針下不得氣者。原氣衰敗而不能喫針。猶刺泥土
也。不得氣則尚審男子以候手下之外氣。女子以

候針下之內氣。其不得氣者。乃為死候。蓋男子生于寅。而位乎左。為陽主外。故氣常出而旺于表。所以探左手攝按所得之氣也。女子生于申。而位乎右。為陰主內。故氣常入而旺于裏。所以求右手針下所得之氣也。

問曰：手下之氣與針下之氣有別耶？答曰：雖有浮沈內外之別。固榮衛之一氣也。故不得手下之氣者。復難得針下之氣。且以經曰：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于內。又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死。是以內與下為主。故以針下之氣為本。如川流之常在。以手下之氣為標。如潦水之驟至。猶先天與後天氣也。

問曰：此篇厭按與七十一難所謂攝按有別耶？答曰：攝按厭按雖同意。七十一難唯散衛氣而已。此篇動榮衛而致氣。其迹孔異。蓋有將指點而散氣。須針芒而聚氣之妙。是亦掌中之造化也歟。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

前篇說下針有手段之補瀉。此篇說刺法有迎隨之補瀉。凡病實者奪之。則減而為虛。虛者濟之。則充而至實。此虛實指補瀉之功也。虛之實。實之虛。巨文耳。此虛實指針下之氣也。以氣謂之有無。以

針謂之得失。即是一意。前篇補瀉止于其俞。此篇補瀉及于子母。前篇審得氣。此篇示得氣之狀。然迎而奪之者。寫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寫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

心病實者。針下之氣實牢也。從前迎而寫其俞。則氣減而若失。若無。心病虛者。針下之氣濡虛也。從後隨而補其井。則氣充而若得。若有。乃人身一氣。依補瀉而盈虧者也。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為得。濡虛者。為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牢濡者。診之要法。氣來實牢者。邪入而盛大也。氣來濡虛者。正出而衰弱也。其針下隱微之氣。髣髴難把握。故強為之容。若得者。若得而失。如失者。如失而得。若有者。若有而無。若無者。若無而有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兵家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又馭法曰。駉上無人。駉下無馬。共是形容於有無之玄也。結文惟舉得失者。攝有無也。內經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古人竭力於病情。如此矣。其難乎。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

前篇形容乎針下之氣。此篇形容於手下之氣。有見者。上篇若得若失之意。乃言見氣之至而入針。見氣之盡而出針也。

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針入見氣盡。乃出針。

前篇終畧。若有若無。此篇初畧。有見如出。此省文之法。共非缺也。有見如入者。此候左手所致之氣。而入針也。有見如出者。候手下所得之氣盡。而出針也。盡手下之氣盡者。勿留針。氣盡而留針。則却至誅無過也。

問曰。本文言針入見氣盡者。非針下之氣歟。答曰。

前篇謂針下之氣。有牢濡而可補瀉也。此篇謂手下之氣。有來盡而可出內也。氣至而入針。氣盡而出針。出入皆隨氣。若不隨於氣。則徒傷良肉。無益於治也。本文惟言出內。而不言補瀉。則非針下之氣也。明矣。

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合問結文。此經脈病鍼治等候。皆以知氣為主。而不拘其形。迥異於諸家之言。故以見氣揭之。卷末矣。抑太公望以蕃龜為腐州。枯骨而不避旗鼓之毀折。其言城之氣如死灰。城之氣出而東者。蓋不拘吉凶之形迹。以神武之德。通達氣機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

十二難謂誤脈虛實而有補瀉之差。此篇言誤病虛實而有補瀉之反。虛實補瀉者。醫之大關鍵。故舉之終篇。不足者全體之中有所缺也。輕矣。虛者全體空虛也。重矣。有餘者全體之中有所加也。輕矣。實者全體閉實也。重矣。蓋問此虛實指寸口脈耶。將指病之虛實耶。言其損益者。指何物耶。夫冒頭曰寸口脈。終篇亦曰寸口脈。首尾相應。是文字之法。

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

應上脈病之問。經言虛實者。是指病。非指寸口脈也。

問曰。是病二字衍耶。答曰。此二字非衍也。無此二字。則當有他一句。無則文字不成。或存是字。削病字亦可。惟言是病。非脈者。畧答。謂病有虛實。已下詳答也。

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徵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

此言其病自有虛實也者。肝實肺虛。益金而平木。是其宜也。肺實肝虛。損金而損木。是不知病而

妄治者也

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造化之道高者抑之。喻者張之。實者虧之。虛者充之。故物得其平。所謂更平也。設富者益之。寡者減之。是則重實重虛而物皆亡滅矣。中工者十全八。猶誤認虛實而害人。何況其已下乎。絕筆震言。今學者恐懼俗者。醫不上工者。皆扁君之罪人也。嗚呼。終卷印一句。而唯授其伎。可謂嚴命矣。又六不治者。汎警世。慎生者不可不服。醫也。史傳載公之言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

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按此六者。一驕奢。二吝嗇。此生質之過失也。三衣食不適。四藏氣不定。此保養之過失也。陰陽并者。經所謂陰陽俱盛。又傷寒兩感之類。藏氣不定者。覆溢奪絕等症是也。五不服藥。六不信醫。此不受治之過失也。醫工可以此六件喻於病家。此亦乃祖述扁鵲者也。抑此八十一難經。神仙鑿破乎。乾坤之秘。而所傳也。一時雖罹火。天護神物。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再獲全也。遂以得生意。充于宇宙矣。

於戲扁君之後。經星霜數千歲。桑華迥絕。滄溟幾
萬里。予在陋巷。甕牖下。幸得閱此文。而竊以寤言
為之疏。雖如點於夜光。此非小緣焉。實有宿契然
者也歟。

難經鐵鑑卷之九終

大尾

夫秦嶽之高也。人皆無不仰焉。登之者方有小天下
之意焉。扁鵲名聞天下。天下皆無不知為脉之祖者。
雖然不能入於難經之室者。為能得窺其韞積之美
玉哉。聞道有井原先生者。本筑人。寓京師。而講醫焉。
遂於醫流而為一家之言。天下之學徒聚于其門。愕
然知難經之為至寶也。猶荆山之璞。遇和氏而頭無
茲。吾金華先生。青衿遊學于雒。而嗣井師之學脉焉。
比壯。原諸師而為難經之解。名鐵鑑。蓋取諸葉法善。
有一鐵鏡。人有疾病。照見藏府之義也。嗚呼。知難經
之為璞者。井師也。磨之而耀光者。鐵鑑也。金華先生。
河東人。其生年之干支。日月辰刻。與宋東坡子符合。

因名蘓仙其母阿象持法華經而每祈為先生之福也於是先生學之餘力覃于浮屠之典故所著之鐵鑑多引竺墳而證之鐵鑑書成既經二十年餘先生秘之不出而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某等請言先生謙之不出則誰仰扁君之德哉且井原氏之傳尋泯矣先生徐諾曰然是信就有道而正焉之道也子其度之于爰附劄劄氏以廣其傳焉

寬延庚午人日

門生章貞等識

于時

嘉永癸丑應鍾於東都深川唐津下邸松菴騰寫



